

清朝科举考试中的“补殿试”、“未殿试”问题

江庆柏

(南京师范大学 古文献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清朝科举考试中的补殿试,是指会试中式者未参加当年殿试,而参加以后科年的殿试;所谓未殿试,是指会试中式者不再参加以后科年的殿试。由于对这部分人的称呼不明确,著录标准也不统一,就使得文献在这类人员的著录问题上产生许多混乱。

关键词:科举考试;殿试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3-0078-04

清制,科举考试中央一级的考试包括会试与殿试两个内容。会试与殿试虽然都属于中央一级的考试,但由于会试以后不是紧接着就举行殿试,中间有一段间隔,这个间隔通常为一个月左右。这样在清代的每一科考试中,都有一些会试中式者未直接参加当年的殿试。于是就有了补殿试和未殿试的问题。所谓补殿试,是指会试中式者未参加当年殿试,而参加下一科或以后科年的殿试。所谓未殿试,是指会试中式者未参加以后科年的殿试。清朝许多会试中式者都有补殿试和未殿试的问题。

会试中式贡士者补殿试,通常参加下一科年的殿试,也有参加以后科年殿试的。清初还有跨朝代参加殿试的。如浙江海宁人张标,民国《杭州府志》卷145《张标传》云:“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九年补殿试。”

补殿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5《掌京畿道监察御史任君墓志铭》记任明事云:“君讳瑛,字少玉,别字希庵,姓任氏。君中顺治十四年乡试,明年会试中式,闻父疾,亟归。父没,治丧葬尽礼。十八年服除,补殿试,赐同进士出身。”

毛奇龄《西河集》卷115《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记冯溥事云:“三十八岁丙戌,会试中式,时以乏资费,未发榜即归。三十九岁丁亥,复行会试,先生至京,补殿试。得二甲,授庶吉士。”

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记凌廷堪事云:乾隆

五十五年“成进士”,注云:“应万寿恩科会试,中式第四名。……四月十八日正大光明殿覆试恭纪诗,以头场首艺磨勘停殿试。”五十八年“春,入京都补殿试”。

胡思敬《退庐文集》卷6《跋光绪乙未殿试卷》云:“余以光绪甲午举进士,值倭寇道梗,留京匝岁。乙未补殿试。”

会试中式贡士覆试时列入四等的要罚停殿试一科,其中一部分人即补下一科年或以后科年的殿试。

夏荃《退庵笔记》卷2有《补殿试》一条,指出了作者所在地江苏海陵(今泰州)部分进士补殿试的原因。其文云:“国朝邑人补殿试者宫公梦仁,康熙庚戌会元,时因籍贯事,乡人官京师有尼之者,至次科癸丑始补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云:“道光癸未王君佐业成进士,以目疾迟至次科丙戌补殿试,以户部主事用。”^[1]

补殿试对进士名次没有什么影响。

清朝有多名状元就是补殿试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云:“本朝状元,康熙以前多补应殿试者,如壬辰邹忠倚,己丑进士;甲辰严我斯,辛丑进士;庚辰汪绎,丁丑进士。又甲辰榜眼李元振,亦辛丑进士。今补试者久不得鼎甲矣。”^[2]又云:“常熟汪太史绎,成康熙丁丑进士,未及廷试,以外艰归。迨庚辰服阙,邵青门(名陵,亦常熟人)送之诗云:‘已看文彩振鹓鸾,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汪果大魁天下。”^[3]

与补殿试相关的还有未殿试的问题。

未殿试的人中间一部分人是自己不再参加殿试的。如著名文学家方苞,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15《人物志·儒林》本传云:“丙戌成进士,届廷试,以母疾遽归。”归后丁父忧,又因为戴名世《南山集》

收稿日期:2006-09-10

作者简介:江庆柏(1951—),江苏宜兴人,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清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作序而逮下刑部狱。虽清圣祖有“勿论”之旨，尚未过分追究，但自此后方苞未再参加殿试。再如会试后自然死亡，也不可能参加殿试。如管济泰，乾隆《光山县志》卷28《人物志·文学》本传云：“辛丑（乾隆四十六年）举进士。未及殿试而归，明年正月卒于家。”周昌祺，道光《南昌县志》卷22《人物志·文苑·周昌祺传》云：“癸酉举于乡，甲戌（嘉庆十九年）联捷礼闈。当时诸名公益以高第期之。以病不获与廷试，卒。”会试中式贡士覆试时列入四等的人中间也有一部分后来未参加殿试。

未殿试的人中间一部分人是不准参加殿试的。广东南海人程可则即属于这一种情况。雍正《广东通志》卷35《选举志》著录顺治九年壬辰科邹忠倚榜有程可则，南海人，本科会元。卷48《人物志·文苑》本传略云：“程可则，字周量，南海人。壬辰会试举礼部第一。以磨勘首义不得与殿试。”程可则磨勘除名后（见《清秘述闻》卷1），另补张星瑞。清进士题名碑载清世祖制文作“顺治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张星瑞等三百九十七名”，是已经改过。《皇朝文献通考》卷52《选举考》“登科总目”亦云：“九年三月，廷试张星瑞等三百九十七人。”^[4]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人张腾蛟的情况与此相类。《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百四十引陈寿祺撰张腾蛟传云：“（乾隆）五十八年成进士，覆试为要人所斥，停殿试。不二岁病卒于京师。”^[5]

清朝最重要的进士题名文献《国朝历科题名碑录》（以下简称《碑录》）对补殿试与未殿试的问题很重视。《碑录》中，许多科年的进士题名录后都专门列出当年未殿试人员的名单。这些人中凡补殿试者，笔者所见大部分版本的《碑录》，均在其姓名上一一注出。

从进士题名的角度来看，存在于补殿试与未殿试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名称问题，一是著录问题。

所谓名称问题，即对这些人如何称呼的问题。《清史稿》卷180《选举志》三云：“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殿试录取者称为进士。这是标准的称呼。但在清人的叙述中，通常将会试中式者也称为进士。如阮元撰《凌君廷堪传》云：“乾隆五十四年应江南乡试中式，明年成进士。殿试三甲。”（《碑传集》卷135）这里所说的“成进士”是在乡试次年，殿试之前，显然是指会试中式而言。显然这时凌廷堪尚未成为“进士”，

但人们已经将其当作进士看待了。即使是那些未殿试者，即从未成为“真正的”进士的那些人，也并不影响人们对他们进士身份的认定。人们通常也将他们看作进士，如上面提到的方苞、程可则等。乾隆《江南通志》卷124《选举志》、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7《选举表》均著录方苞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进士，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8《方望溪先生传》亦云：“康熙四十五年试进士第四。”雍正《广西通志》卷57《秩官志》亦认可程可则的进士身份，“桂林府知府”记云：“程可则，广东南海人，进士。康熙十二年任。”王士禛更承认其“会元”地位：“户部福建司员外郎程可则，顺治壬辰会元，南海人，终桂林府知府。”（《居易录》卷18）周昌祺见于道光《南昌县志》卷11《选举志》、光绪《江西通志》卷32《选举表》、民国《南昌县志》卷21《选举志》。管济泰亦见于乾隆《光山县志》卷7《选举志》。

所谓著录问题，即对补殿试的这一部分人的科年究竟按什么著录的问题。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既然是“进士”，则自然应从殿试年份著录。而实际上在清朝进士题名文献中，按何年著录的问题，并不统一。尽管少量的题名文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相应的规定，如田毓璠辑《淮郡历科题名碑》“例言”云：“其有前科会试后科殿试者，悉载其名于殿试之年，但注明某科会试中式。”清孙桐生辑、清赵增荣重辑《国朝全蜀贡举备考》“例言”亦云：“进士者殿试已定之名也。编中姓名按太学题名碑甲第名次详载，其有下科补殿者注明某科补殿，或某科贡士。”但绝大多数文献都没有这样明确的说法。

地方志是除题名碑、《碑录》之外，著录进士题名最完整、最系统的文献。但对补殿试者按哪一年份著录，同样没有明确规定。就笔者所见，这部分进士的著录不外三种情况。

一种是按会试年份著录。绝大部分地方志多采用这种方式。如：浦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会试中式，三十一年补殿试。光绪《嘉善县志》作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秦大成榜进士。屠天佑，湖广江夏人，顺治十八年会试中式，康熙三年补殿试。雍正《湖广通志》卷33《选举志》作顺治十八年进士，乾隆《江夏县志》卷7《选举表》同。季佩，乾隆十七年恩科会试中式而未预殿试，乾隆《续河南通志》卷51《选举志》作乾隆十七年恩科进士。李复元，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会试中式而未参加当年殿试。光绪《叙州府志》卷31《选举志》、民国《富顺县志》卷10《选举表》均作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潘世恩榜。这种著录方式的最大问题是，方志著录的进士年份与其它进士题名录，如小金榜、题名碑、《碑录》等所

著录的进士年份不一致。如李士鈐,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8《选举志》作光绪三年进士,而小金榜、题名碑、《光绪六年庚辰科殿试录》等均作光绪六年进士(《碑录》云:“补殿试。”)。

一种是按殿试年份著录。如直隶保定府定兴县人鹿谦吉、河间府天津卫人张鼎、真定府南宫县人魏世隆,均为雍正元年会试中式而未殿试,雍正二年参加殿试。雍正《畿辅通志》卷63《选举志》、光绪《畿辅通志》卷41《选举表》均作雍正二年进士。在地方志中,这种根据殿试年份著录的较为少见。

还有一种是会试年、殿试年同时著录,即互见。如成德,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25《选举表》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进士著录,云:“未殿试。”亦见康熙十五年丙戌科进士著录,云:“补殿试。”又如五哥,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25《选举表》康熙三十年辛未科进士著录,云:“未殿试。”亦见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进士著录,云:“补殿试。”以上两人《钦定八旗通志》卷140《选举志》亦两见,不过未注明殿试情况。一些地方志也采用这种同时著录的方式。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16《选举志》,雍正元年著录邹士随,注云:“未殿试。”雍正五年又再著录以表示此年参加殿试。也有一些地方志则采用在一处著录,同时加注说明的方式。如陈中孚,光绪《武昌县志》卷13《选举表》嘉庆四年己未科进士著录其人,注云:“辛酉(嘉庆六年)殿试。”华允彝,光绪《丹徒县志》卷22《选举志》著录作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注云:“丙戌(乾隆三十一年)殿试三甲七十二名。”再如黄鹤龄,《光绪顺天府志》卷116《选举》二《进士表》著录在乾隆七年下,并注云:“丁巳(乾隆二年)会试中式。”杨廷柱,《光绪顺天府志》卷116《选举》二《进士表》著录在乾隆三十一年下,注云:“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会试中式。”这种著录方式最清楚、最完善。但总的来说这样著录的地方志并不多见。

而对于未殿试的人来说,还有一个要不要著录的问题。如上所说,对这一部分人,大多数文献是著录的,但也有例外。如张簪美,河南荣泽人,见《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进士履历便览》,亦见乾隆《荣泽县志》卷5《选举志·本朝进士》著录,小传云:“顺治丁酉科乡试,顺治戊戌科会试二十六名,未殿试。”但雍正《河南通志》卷45《选举志》即未著录其人。

由于这部分人的称呼不明确,著录标准也不统一,就使得文献在这类人员的著录问题上相当混乱。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文献中,其成为进士的年份可能会不同。如杨明伦,山西平陆人。民国《平陆县志》卷6《选举志》作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光绪《山西通

志》卷21《贡举谱》则作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前者据会试年份著录,后者据殿试年份著录。再如蒋之绂,顺治三年丙戌科会试中式,顺治四年参加殿试。康熙《江南通志》卷31《选举志》作顺治三年丙戌科傅以渐榜进士。同治《苏州府志》卷63《选举志》作顺治四年丁亥科吕宫榜,即为民国《吴县志》纠正,县志卷13《选举表》作顺治三年丙戌科傅以渐榜进士,并注云:“按:同治府志列入吕宫榜,今仍从乾隆县志。”可见在著录问题上的游移不定。即使同一种文献,由于著录的角度不同,同一个人的进士年份也会有差异。如福建闽县人廖玉麟,乾隆二十五年会试中式,二十八年参加殿试。乾隆《福建通志》卷31《选举志》“进士”著录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毕沅榜,而卷32《选举志》乾隆二十四年举人注却云:“癸未进士。”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这样一些人就会有双重进士身份,即一个人可能会同时成为两届科年的进士。甚至还有被称为“两榜进士”的。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凌廷堪成进士”条云:“歙凌次仲教授廷堪……遂以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6]乾隆己酉即乾隆五十四年,此为凌廷堪参加乡试之年,不可能“成进士”;庚戌为乾隆五十五年,凌廷堪此年会试中式成“贡士”,尚未“成进士”。徐珂所记虽有误,但也说明社会上对这部分人的进士身份认定,并不统一。

一些在文献中“互见”的进士,则有可能因失去照应而出现矛盾现象。仍以蒋之绂为例,乾隆《江南通志》卷124《选举志》凡两见,一见顺治三年丙戌科傅以渐榜,作徐州人,一见顺治四年丁亥科吕宫榜,作吴县人。虽说徐州、吴县都有根据,但在同一部书中,这种不一致之处不加任何说明,毕竟会使人产生疑惑。

原始进士题名文献的不一致现象,就使得后来的一些文献,也出现许多不一致之处。如稿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孙雄撰《志颐堂诗文集提要》称江苏如皋沙元炳为“光绪壬辰(十八年)进士”,而《晚晴簃诗汇》卷178则称其为“光绪甲午(二十年)进士”。前者是就会试之年而言,后者是就殿试之年而言。这种情况在后人所编的各种辞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王士禛,《中国语文学家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辞典》等作顺治十二年进士,而《辞源》等作顺治十五年进士。又如蔡元培,《民国人物大辞典》作光绪十六年进士,《中国年谱辞典》则作光绪十八年进士。有人也意识到了其间存在的问题,但又不明白原因所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要么两说并存,如《中国文学大辞典·近代卷》“陈三立”条:“十二年(一说十五年),中进士。”

要么含糊表述,如《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等称王士禛、汪康年、陈三立等为“顺治进士”、“光绪进士”^[7]。

在现今科举文献的整理方面,也有因不明清朝进士有“补殿试”与“未殿试”问题而产生的讹误。如1990年点校本光绪《山西通志》卷20《贡举谱》在顺治三年进士胡扬俊、邵炳元(《贡举谱》作山西长治人)条下分别有“校勘记”云:“《进士题名碑录》作顺治四年进士。此误列,当移。”^[8]“校勘记”所说之“此”,即指《山西通志》之《贡举谱》。“校勘记”认为《贡举谱》将胡扬俊等作顺治三年进士是“误列”,应当根据《碑录》将其移至顺治四年进士中。这显然是因为点校本作者不知道清朝进士有“补殿试”的问题,同时也不了解方志著录这类进士通常依据的是会试年份,遂有此误校。雍正元年进士尹京卫条下“校勘记”云:“《进士题名碑录》作雍正二年进士。此误列,当移。”^[9]与上述错误相同。书中此类校勘记还有多条。

也有因不明方志对未殿试者有据会试年份著录的惯例,因而对方志著录产生怀疑的。如仍以1990年点校本光绪《山西通志》为例。卷20《贡举谱》雍正元年进士马尔璨下校勘记云:“《进士题名碑录》清代进士无此人。嘉庆二十四年本《介休县志·选举》谓其为雍正元年进士。此作‘进士’,或依《县志》。”^[10]马尔璨未参加殿试,当然“《进士题名碑录》清代进士无此人”了。校勘记遂认为这是通志依据的县志。其实通志本有著录未殿试者的通例。即拿马尔璨来

说,雍正《山西通志》卷72《科目》在雍正元年癸卯科于振榜下就著录了其人。只不过有的著录,有的不著录,造成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王欣欣编著《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重复了上述《山西通志》校勘记的观点^[11],也是没有注意到马尔璨实际上是未殿试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 [1]夏荃.《退庵笔记》[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C].台北文海出版社.
- [2]陈康祺.国初状元多补应殿试[A].《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二[C].中华书局.1984.
- [3]陈康祺.邵青门赠汪太史诗[A].《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一.
- [4]《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二《选举考》“登科总目”[M].《四库全书》本.
- [5]王德昭将张腾蛟误作乾隆五十六年会试中式[A].见《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五《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C].中华书局.
- [6]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考试类》[M].中华书局出版.1981.
- [7]江庆柏.《关于辞典中进士科年著录的标准问题》[J].《辞书研究》2002.3.
- [8][9][10]光绪《山西通志》卷二十《贡举谱》“校勘记”[M].中华书局.
- [11]王欣欣编著.《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The Additional Palace Examination , the non-palace examination and the recording of literatures in Qing's Imperial Examination JIANG Qing-bai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additional palace examination refers to those who take part in the palace exams of following years instead of the exams of the same year. The non-palace examination means those who have passed the national exams no longer take the following palace exams. Because of the mistakes in the names of those people and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standards of recording, confusion occurs when recording those people in some literatures.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Palace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刘坤)